

往事随风

芦花深处的读书声

◎卢耀东（广东）

老家有条小河流穿过村庄，从四面八方汇来的溪水向洪泽湖深处流淌。小河里长满芦苇，到了秋天，芦花在萧瑟的秋风里摇曳。

小河南岸就是我的小学，只有两个班，一个一年级，一个二年级。全校只有一个老师，既教语文又教数学，既教一年级又教二年级。老师既是班主任，也是校长。

学校原是生产队的队房。分产到户后，队房改成了学校。墙是黄土夯的，顶上铺着厚厚的茅草。雨季里，屋顶会生出细嫩的草芽，风一吹，簌簌地响，像有无数小手在上面写字。

我八岁才上学。因为家里养了很多猪和羊，我小小年纪就跟着爷爷放猪放羊，稍大些便独自赶着牲畜到洪泽湖畔放养。一直到八岁，家里人才觉得不能再耽搁了，把我送进学堂。那时没有幼儿园，我直接坐到了一年级的泥课桌前。

课桌真是泥坯做的，黄泥掺了稻草，塑成长方形的墩子，面上抹得溜光，晾干就成了。冬天趴在桌上写字，脸颊贴上去，能闻到泥土的寒气，凉飕飕的。韩发清老师就是在秋季的时候走进教室的。

他推门进来时，阳光正好从门缝斜切而入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第一眼看见的，是那满脸的路腮胡子——黑压压的，从两鬓一直蔓延到下巴，像是把整个秋天的夜色都蓄在了脸上。可他的眼睛是亮的，亮得像井水里映着的星。

“我是你们的老师。”他说，声音从胡须深处涌出来，浑厚、沉稳，带着某种让人安心的力量。

那声音后来成了我童年记忆的底片。教拼音时，他念“a——”，声音穿出土墙的裂缝，飘过屋后的竹林，惊起一群麻雀。远处的田埂上，锄地的农人会直起腰，朝学校的方向望一望，笑着说：“韩老师上课哩。”

教室没有窗户，只在墙上开了几个方洞。光线从洞口斜射进来，浮尘在光柱里跳舞。韩老师站在那口光里，胡子泛着金色的茸边。他教我们“人、口、手”，粉笔在黑板上敲出笃笃的响，像播种人把种子撒进土地。

如果日子就这样下去，记忆或许会平淡些。可童年的江湖，总有它的风波。

厕所就在教室西头，土坯围成一个方框，后面挖个坑，就是粪池。男孩子们图省事，常常不进去，就在外墙根下对着粪池撒尿。那是初冬，我已经穿上厚厚的棉裤，臃肿得像个球。

珍瓷雅韵

瓷板胜纸

◎陈 益（昆山）

盛夏时节，有机会陪同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的几位专家，前往收藏家瞿黄棘先生寓所参观，一边品鉴瓷器珍品，一边交流古瓷文化。瞿黄棘特意让我欣赏了民国时期“珠山八友”领军人物王琦的瓷板画作品《高士赏荷图》。一位身着淡紫色宽袖长袍、长须飘逸的高士，遥望东方。悠然酒脱，仿佛沉醉于迷人的景致之中。他的身旁柳枝柔蔓垂落，绿意盎然；脚下是荷塘池岸，点缀着荷花与荷叶。天际有两只飞鸟，将视线拉得很远。书法题诗“不问中原高逐燕，清闲独自伴荷花”，显现一派寄情山水、不慕俗尘的志趣。钤印“甸甸”、王琦的斋名。1916年，浮梁县知事陈安曾为甸甸斋题写匾额“神乎技矣”，令王琦名声大噪。

王琦，民国时期“珠山八友”之首，生于1884年，卒于1937年，享年53岁，逝世后被迫认为中国陶瓷美术大师。他出身贫寒，最初以捏面人为生，后来去往景德镇向邓碧珊学画瓷肖像。先以钱慧安仕女画为蓝本，后来改学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黄慎。晚年的作品开始摆脱钱慧安和黄慎的影子，在继承中形成了自己的特征，以写意人物画见长。王琦的人物画有中西合璧的韵味，大胆融合了乾隆彩绘和西洋画技法，勾线用笔老辣，中锋用笔非常有特色，甚至比黄慎更有力度，画作立体感强。王琦十分注重色彩的搭配，设色细腻，层次丰富。早期作品罕见长篇题款，有时仅画图章。中年后作品题款比较长，且以草书题记。书法起顿有致，苍劲纵横，散而有序，颇有王羲之、怀素的风骨。

明清之际，景德镇镇繁荣昌盛，生产的瓷器质量很高，对釉色的精益求精促进了陶瓷业的迅速发展。但随着清朝的衰败，皇家御窑厂渐渐没落，民间一批优秀的陶瓷艺术家脱颖而出，“珠山八友”就是杰出典型。“八友”之中以王琦为首，他生前的画作格调很高，曾一度超过齐白石。2023年5月，其瓷器作品被列入国家文物局限制出境名单。

说起瓷板画，其实是指在素白的瓷板上使用矿物颜料绘画、上釉，经过高温烧制而成的一种平面陶瓷工艺品。瓷板画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，而真正意义上的瓷板画，出现在明代中后期。从清中期开始，瓷板画的发展走向兴盛。瓷板画品种多样，有青花、青花釉里红、五彩、素三色、斗彩、粉彩、墨彩、淡彩等，内容涵盖了人物、山水、花卉、虫鸟、鱼藻及吉祥图案等。瓷板画的物理性能，化学性能都十分稳定，不怕潮湿，不怕霉变，色彩始终保持鲜艳，不会褪色，颇受人们欢迎。

瞿黄棘先生告诉我，从艺术角度看，陶瓷绘画有着明显的差异，陶瓷绘画具有独特的绘画语言，似乎更胜一筹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景德镇艺人结合新工艺发展新粉彩，逐步取代浅绛彩。“珠山八友”成为新粉彩的代表人物。以王琦为代表的艺术家，娴熟地运用粉彩材料，掌握瓷用油性特点，在坚硬光滑的瓷胎釉面上表现出绘画艺术的韵致。他们继承传统粉彩填色技艺，努力保持粉彩色泽莹亮的风采，巧妙地绘出画面艺术效果。

瓷器的洁白釉面有反光特性，给人一种温润、素雅的视觉感受，同时具有特殊的触觉感受。釉面比国画纸本的留白更能给人愉悦感。书画作品烧制后，透明的颜色与莹润如玉的釉面完美结合，画面更加润泽，也就更加有利于作品主题的表达。

投稿邮箱:jsjyb2025@163.com



随手拍

晒银台

◎宋建禧（安徽）

鄱西村头古护城堤上有一座土台，叫“晒银台”。三四米高，一亩见方，上面住有三户宋姓人家，和我是一家。台上几棵枣树糖干虬枝，傲然挺立。四周坡面被雨水冲刷出的沟壑，如老人手背上的青筋。土台已比从前低矮了许多，但这里却埋着一个家族的根脉。七百余年来，郢城宋氏肇始于此地，开枝散叶，至今已历三十余世，现存后裔十余万众。《成武县志》记载，郢城宋氏为成武县首望。

小时候我就听过晒银台的传说。南宋末年，亡国破家的郢城宋氏先祖颠沛流离，逃难至此，无处可去。不顾村民关于“破庙有妖魔鬼怪”的警告，毅然在村头高岗的破庙里安顿下来。半夜梦见一位白发老者拜道：“定居高岗破庙中，四角为位置家用，赵家天下虽失，福祿绵延在郢城。”天亮后，发现庙中四个墙角有异响，果然挖出四罐银子。由于连天阴雨，银子受潮，天晴后先祖将其摊在庙旁土台上晾晒，此后这座土台便被称为“晒银台”。先祖用这些银两置房买地，（且耕且读，生息蕃阜”。

据《宋氏族谱》记载，1276年，元人南下，临安破败。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沅殉国，其次子赵由昶跟随姐姐，一路北逃，夜行昼伏，最后落脚在成武县郢城。为躲避元兵搜捕，姐弟俩以国号为姓，易赵为宋，宋昶是郢城宋氏始祖，他的姐姐就是备受族人崇敬的姑姑。我很能理解先祖的困境，大学毕业后在千里之外工作，虽然

手腕上戴着的这串桃核串，十一颗珠子大小均勾、珠体圆润，天然的纹路一圈一圈缠绕着。每次抚摸，总想起与赠串人的三次相见过往，一个重生的故事让我惊讶不已。

第一次，去医院探望他。重病缠身的他，整个人瘦得脱了尺，脸色苍白，没有一点精神。安静靠在病床上，沉默寡言，满眼都是疲惫和落寞。那时候，并没有看见他腕间戴有桃核串。

第二次，是去年冬月。我做东请客，名义上是请好姐妹，实际上是想请闺蜜老公——他，最后聚一次。席间无意间看到他细瘦的手腕上，多了一串松松挂着的棕色桃核手串，那点缀物越发衬得他单薄憔悴。我随口问：“手串在哪里买的？”他精神萎靡，只淡淡笑了笑，虚弱地说了句：“不是买的，是自己捡野桃核做的。”手指不自觉地一遍遍捻着手腕上的桃核珠子。

本以为这次冬天相见是最后一面。出乎意料，今年三月，我突然接到了闺蜜的电话，语气激动。她告诉我，我检查结果全都出来了，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，连医生都惊叹。我听闻后惊喜不已，当即提议，再做东请大家聚一聚。

于是，就有了我们的第三次相见。那天见到的他，沉静又平和，外形和精神面貌一改过去的破败感。彼时，暖阳正好，天气格外清朗。他慢慢迎着阳光走过来，脚步稳健如常，身上衣服

然我那时并不真正懂得父亲该是什么样子。

这事过去半个月后，另一件事改变了我在班级里的处境。

家里请了木匠，给我打了张真正的课桌。柳木的，刨得光滑，能照见人影。奶奶亲自扛到学校，放在我那泥课桌的位置上。于是，在一片土黄色的泥墩子里，突然出现了一抹木头的原色，像荒原上长出了一棵树。

孩子们围过来，摸摸桌面，敲敲桌腿，眼里有好奇，也有些别的什么，我说不上来，但能感觉到。

第二天早读，韩老师把我叫到讲台旁。他弯下腰，胡须几乎蹭到我的额头：“这张桌子是你的，你可以自己选同桌。”

我愣住了。选同桌？这意味着什么，八岁的我还不能完全明白，但心里有种东西在雀跃。我环视教室，目光落在第三排的一个女孩身上。她叫小娟，眼睛又大又亮，辫子上总系着红头绳。“我想和小娟坐。”我听见自己小声道。

韩老师直起身，对着全班说：“从今天起，小娟和卢同学坐一起。”

教室里静了一瞬，然后响起窃窃私语。小娟红着脸，抱着课本挪到我旁边。

很多年后我才明白，韩老师给我的不仅是一个选择同桌的权利，更是一种尊严的归还。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所有人：这个曾被推下粪坑的孩子，值得最好的座位，值得和最干净漂亮的女孩坐在一起。

那张木课桌伴随我多年。我在上面学会了写字，学会了算术，学会了“春天来了，燕子飞回来了”。小娟成了我小学一二年级唯一的同桌，每次抬头看见她认真的侧脸，心里就会升起一种奇异的安宁。

三年级时，我转到镇上的中心小学。离开那天，韩老师送我到村口。正是芦花开的季节，白茫茫的芦穗在秋风里起伏，像大地轻柔的呼吸。

“好好读书。”他只说了这一句，然后转身往回走。他的背影在芦花中渐渐变小，最后融进那片苍白的白。

这一别，竟是永诀。

后来，村小学在我们毕业后不久就撤了，孩子们都去了镇上。韩老师调到更偏远的教学点，再后来，就再也没有了消息。

我从镇上的小学到小镇的中学，再到县城的高中，后来上了大学，再也没有见过韩老师。有

一次和家人闲聊，问起韩老师，才知道他已经走了好多年了。是肺癌，发现时已是晚期，没受太多罪。

我去了那个早已荒废的学校。土墙倒了半边，茅草屋顶塌陷下来，露出几根倔强的房梁。教室里的泥课桌早已化作泥土，只有墙角还立着几个墩子，表面被风雨蚀出蜂窝状的孔洞。

我在废墟间站了很久，想起那个冬天的午后，想起粪池边的哭喊，想起断成三截的教棒，想起选同桌时心跳如鼓的瞬间。韩老师布满胡须的脸在记忆里渐渐清晰，又渐渐模糊。

原来有些人的存在，就像童年教室墙洞里的那束光——你身处其中时，只觉得明亮温暖；等长大了，走出那间屋子，走进更广阔也更复杂的世界，才懂得那束光的珍贵。它照亮的不仅是一个孩子识字的路，更是一种关于尊严、关于公正、关于人性温暖的最初启蒙。

风从芦苇深处吹来，带着泥土和腐草的气息。我仿佛又听见了那个浑厚的声音，在教一群乡村孩子念拼音：

“a——o——e——”

韩老师，您大概早已忘了这些琐事。一个老师一生要教多少学生，要处理多少纠纷，要给予多少微不足道的关怀。我的那些糗事、那些委屈、那张木课桌和那个红头绳的女孩，在您漫长的教书生涯里，恐怕连一朵小山的浪花都算不上。

可对我来说，那是整个世界的沧海桑田。

如今我也到了有胡须的年纪，对着镜子刮脸时，偶尔会想起您。想如果您还在，我们是否可以坐下来，泡一壶浓茶，说说这些往事。您也许会惊讶：这样的小事，你还记得？

我记得。因为那些您早已忘却的瞬间，塑造了我最初的人格底色。您用一顿责罚教会我何为公正，用一个选择教会我何为尊严。在那些泥土和茅草构成的简陋世界里，您给了我一个孩子所能得到的最丰盛的馈赠：被看见、被珍视、被郑重以待的权利。

芦花又白了。

我踩着厚厚的落叶走出废墟。我多么渴望，能够亲自告诉韩老师，多年后我也成了您。是您教会了我怎样去做一名老师。

作者简介：卢耀东，现居广东惠州，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宿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宿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有作品在《诗选刊》《扬子江诗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海外文摘》《扬子晚报》《现代快报》等省级报刊发表。诗歌入选《2018江苏新诗年选》《2018江苏诗歌地理》《2019江苏新诗年选》。诗歌《一个人的城市》获得宿城区政府“钟吾文学奖”；散文《为我拉着的那盏灯熄灭了》获得宿迁市首届“宿迁文学奖”。

美丽乡愁

乡愁

◎黄佑存（无锡）

那是高考的第一天，送女儿上奥数补习班。目送女儿进教室后，我漫不经心掏出手机随意翻看新闻，对面小吃店飘来阵阵飘香，不觉腹中饥饿，想吃点什么。信步走进小吃店后，我并没有急于坐下，双手后背，慢条斯理地审视着墙上罗列的菜单，老板娘见我半天没有点菜，便用浓厚的川音开口问我：“老板！想吃点啥子吗？”

其实，我只想吃过一碗手擀水面！无奈菜单上没有！只好随口应答：“没什么，随便看看！”移步走出小店后，一阵浓烈思绪迅速地把包裹起来，那久违的画面又浮现眼前！仲夏之夜，艾香轻绕，一竹床蒲，一把蒲扇，一盆水面，一张端详的脸……也许下家有的。支撑的意念令我加快了脚步！第二家、第三家、第四家……从山语银城到万达广场，几乎所有的小吃店、小饭馆我都找遍，回答也几乎一样。

其实，我只想吃过一碗手擀水面……失望的我返回泊车的地方，我掏出手机给朋友发了几条短信。也许她或她妈会做，可地域、水土、文化的差异，答案是相同的。再度的失落后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里，拨通了娘娘的手机：“二婶，我想吃手擀面，您会做吗？”葫芦去皮切成丝，用二两素肉爆炒至半熟，加水焖开锅，再放手擀面，煮开后加辣椒……

还没等我说完，电话那头娘娘肯定地回答我：“我会做，有空回家，我做给你吃！虽然没有你妈做得好吃，但肯定是家乡的味道！大侄子，你娘的，你不是想吃手擀面，而是想……”

电话那头，娘娘的声音有些哽咽。“我懂的”简单的三个字，顷刻间，将我击垮！

还没等娘娘说完，我迫不及待地挂断了电话，快速地上车车门，趴在方向盘上，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，哭得像个孩子！闷热的初夏，汗水和泪水合在一起，倒灌在喉咙里，身体有些抽搐，不一会儿，衬衫竟湿透！晚饭后散步的人们纷纷投来异样的眼光，有好心人敲打车窗关切地询问。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控，连忙降下车窗，埋头向好心的路人摆摆手：“没事……没事……”

其实，乡愁，是个很简单的东西！有时候，简单得就如一碗水面，一曲乡音，一句问候，传递的是某个符号、某个心结、某个情怀，代表特有的思念、特有的体味、特有的感伤。正如电话那头，娘娘的哽咽一样，最好莫碰，一碰就破、一碰就碎、一碰就满地银光……

良师益友

满震和他的微型小说

◎吴 昉（南京）

今年3月中旬，我去河西参加一新书发布活动，满震老师是受邀嘉宾，给我带了一本他新出的《满震微型小说评析》，满老师是写小说的，在小说界很有名气。

满老师是我写作路上的引路人。当年他为编辑，我为投稿者，一份份样报，一笔笔稿费，连接起那段青涩的岁月。如今他著作等身，早已是中国作协会员，声名在外。再见满震老师，岁月到底在他身上留下痕迹，一双清澈的眼睛在镜片下依然炯炯有神，好看的五官，笑起来时嘴角的弧度一如打开了诗意的行板。

曾经一度迷恋过小说，也写了很多，因为我的头脑不好，逻辑思维跟不上，发得很少就放弃了。我一直认为，小小小说是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在逼仄的方寸间完成叙事并留白，极考验功力。满老师的实践，便是最好的注脚。新书收录的小说与评析相得益彰，前者人物饱满，后者见解精辟。

看看他的新书，前面是他的小说，小说后面是朋友们的评论，小说写得好，评论也好。每一篇小小小说在有限的字数内人物形象既饱满又留了白，给读者想象的空间。

书中诸多篇目，读来如饮醇酒。《商量个事》谈借钱，情理交织，最终情节胜过了一时的愤怒，人性之善跃然纸上。那篇《康婶》，写搬家时舍不得旧物的心里，简直是为我辈写照。我年少时穿惯了姐姐们的旧衣，如今孩子大了，断不肯让他再穿穷人的旧衫——这并非矫情，而是想证明自己多年的奋斗有了着落。至于《刘民出书》，写一位领导在任职时出书风光无限，退休后却备受冷遇，权力的潮水退去后的人情冷暖，令人脊背发凉。

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在满老师这本集子里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。纵观这本《满震微型小说评析》，说的都是生活中的点滴，满老师擅长在井井闲谈中捕捉素材，将生活的琐碎提炼为文学的结晶。他的文字，不张扬，却有力量，于无声处治愈人心。在那些小事中提炼出高于生活的作品，一如别人说的文艺创作要扎根生活，走进基层。每次参加活动都谈到满老师和作家们聊得投缘，左右都可以接头接耳。如今在满老师这本集子里可以看到，他在聊天时从市井烟火里采摘的素材。这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字，悄然间，竟治愈了我的许多隐秘的伤痛。

这本书容量极大，我看完后，合上书，久久无语，叹服于满老师灵动的文笔，更敬重那份直抵人心的深刻与反思。愿这位笔耕不辍的花甲长者，在向文学金字塔攀登的路上，能看见我远远举起的一面小旗——满老师，笔墨常新，您写得真好！

从洛水之滨到娄江之畔的文旅“对话”

◎龚惠强（苏州）

路进洛阳城，总觉空气中弥漫着牡丹的馥郁，魏坡古村的青砖黛瓦间流转着千年光阴。夜晚车过应天门，望着窗外辉煌璀璨的夜景，想象着现代复原的巍峨城楼与唐代城楼的沧桑痕迹层层叠压，我突然明白了所谓“古今交融”的真谛——不是将古物简单陈列，而是让历史以“活”的姿态走入当代生活。这种感悟，随着此行农文旅考察的深入愈发清晰，也让我不禁想起千里之外正在规划中的赵陵山考古遗址公园，想起家乡那片沉睡数千年又即将苏醒的土地。

魏坡村的改造智慧令人叹服。近年来，该村以“保护性开发”为原则，通过文化创意理念的注入，成功打造了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新文化地标。当地文旅负责人介绍经验时说：“我们不是在建造一个仿古景点，而是在延续一个活着的村落，以期构建一个年轻的生活秩序，故名‘魏坡·新序’。”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。在洛阳博物馆，从夏商周的青铜器到汉唐的陶俑，文物不再是玻璃柜中的标本，而是通过数字技术“活”起来——西周时期的女官陶俑会以全息投影讲述着她的职场故事。这种让历史开口说话的方式，不正是赵陵山洛渚文化遗址最需要的表达吗？

夜幕下的天街，现代灯光完美再现了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”的盛唐气象。游人们穿着汉服拍照，孩童们追逐着地面投影的唐诗诗句。这种沉浸式体验背后，是洛阳对自身文化基因的深刻把握与创新转化。昆山赵陵山遗址出土的“人鸟兽透雕玉饰”，那精美绝伦的良渚工艺，何尝不能化作公园地面上的光影艺术？那些刻画着神秘符号的陶器残片，难道不能成为文创产品的灵感源泉？

在开封府勤廉教育基地，“宽简治京师”场景再现了当年狄仁杰稳政务实、执政“宽简”的从政风范；在洛邑古城传统文化现场教学点，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唐三彩烧制技艺。这些场景让我意识到：文旅融合的本质，是将文化记忆转化为可感知、可参与、可带走的当代体验。地处环太湖流域的赵陵山遗址，同样承载着长江下游最辉煌的文明曙光，那些五千年前的稻作遗迹、玉器作坊，不正是一本等待被生动解读的无字史书吗？站在魏家坡古民居的国槐树下，再次感受着“魏坡·新序”的建设理念：保护“固”态，加快美丽乡村建设；传承“活”态，积极展示河洛文化；发展“业”态，大力实施文旅融合。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记录着过去的故事，这里的一巷一弄都隐藏着无尽的诗意。此情此景，也让我对赵陵山充满信心——只要我们能像洛阳这样，以敬畏之心守护文化根脉，以创新思维激活历史基因，让遗址不仅展示过去，更为现代生活注入养分，那么娄江之畔也将将焕发出这个时代的古韵新声。

从河洛文化到良渚文化，相隔千里的两地在这场文化对话中达成了默契：真正的文化遗产保护，不是将历史封存于博物馆里，而是让它流淌在当代人的生活中，成为照亮未来的星光。带着这份领悟，六个多小时的归途竟已无疲惫。